晉察冀日報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八三五期　定價：每份法幣[illegible]

論美國共產黨的解散

法共書記　杜克洛

編者按：杜克洛是法國共產黨主要領袖之一，此文原文登於法國共產黨理論刊物「共產主義雜誌」四月號，英譯文登於美國工人日報五月二十四日，本文係根據英譯文譯出。

有許多共產主義雜誌曾經叫我們聲明白美國共產黨解散與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底創立。我們會收到了一些關於這個極重要的政治事件之材料，我們乃能充分自由地發表我們對於所提出的美國共產黨應解散的政治理由之意見。

美國共產黨解散和美國共產主義者活動採取『新路綫』之理由，發表於黨的正式文件及其從前的書記白勞德的「一些演講中。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白勞德在布利治波特演講總結德黑蘭會議底結果和美國政治情勢，在他的這次演講（登於一九四四年一月份共產主義者）中，第一次討論到美國共產黨改變路綫底必要。

白勞德以德黑蘭會議的觀點以發展他的贊成美國共產黨改變路綫的主張，可是白勞德正在當他強調德黑蘭會議對於反法西斯德國戰爭之重要性時，從該會底決定得出錯誤的結論來。這些結論決不是由對於情況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所得出的。白勞德把他自己變成對一般社會進化方法之謬論底主倡人。

白勞德宣稱：在德黑蘭會議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已經開始找求在同一世界中和平地並存與合作之手段，他又說德黑蘭會議關於共同政策的協定，也預先假定有共同努力來把握決每一國底內問題，武力對立和鬥爭方法減至最低限度，或完全消滅。

「德黑蘭宣言是在我們時代文明底繼續存在之唯一希望，這就是為什麼我能够接受和擁護和相信德黑蘭宣言，並以之作為我對於我國的及世界的問題的一切思想之出發點」。（在布利治波特演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白勞德從德黑蘭會議的決定推得關於世界問題——美國國內情勢——的政治的結論，這些結論中有一點說，美國國內政治問題底主要的問題，在將來必須只用改良的手段來解決。因為『資本主義制的內部衝突，這種看法也威脅及德黑蘭會議所提出的國際團結底前途。』（『德黑蘭與美國』十六到十七頁）

由白勞德看來，德黑蘭協定就是說歐洲的極大部份，即在蘇聯以西的那部份，大約將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之上重新建設起來，而不是在法西斯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也不是在蘇維埃的基礎上重建的。

「但這將是受一個原則所制約的資本主義的基礎，即每一民族國家都有完全的民主的自決權之原則，在每一民族國家之內，一切進步的和建設的力量都能够充分地發揮出來，不設立什麼障礙來阻礙符合於人民底各種不同的願望之民主主義和社會進步底發展，這就是說，歐洲有這樣的一個前途，即在國際的戰爭之後，內戰威脅可以減至最低限度，而且在很大的範圍內可以完全消除」。（布利治波特演講，『共產主義者』一九四四年一月份第七頁）

白勞德又說：「不管在別國的情況怎樣，這在美國是說戰後接着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時期之前途，即生產擴大，僱用工人增多和在現制度底組織機構之內，民主主義加強起來——而並不是轉變到社會主義之前途。

「我們能够把實現德黑蘭政策為我們的目標，或者我們能够以推動美國立刻進入社會主義為我們的任務，可是我們顯然不能兩者都採取。

「第一個政策雖有其一切的困難，確是在可能完成底範圍之內的；第二個政策之是否可能完成，確是可疑的。尤其是當我們記起了連工人運動最進步的部份還委身於資本主義，連像英國工黨那樣模糊的社會主義色彩也不如，那就是沒有完成第二種政策之把握了。

「所以美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應採取的政策是正視美國資本主義的戰後建設之前途及其一切結果，估值一切在那個基礎上的計劃並與國內的最民主的和進步的大多數人積極合作，與他們成立全國的團結一致，其廣泛性和有效性要足够實現德黑蘭底政策。」（『德黑蘭與美國』二十頁）

為實行德黑蘭的政策，白勞德認為必須改造美國底全部政治的和社會的生活。

「美國的每一階級、每一集團、每一個人、每一政黨都一定要使它自己適應於包括在羅斯福、斯大林、和邱吉爾所給予我們的政綱之中的偉大問題。直到今天為止，我國只是才開始正視它。每一個人都必須開始使它獲得結論，並使他自己適應於它所造出來的新的世界，舊的公式和舊的偏見都將成為對我們沒有什麼用處，不能指導我們在這個新的世界中找得我們的道路。一切的人和一切的集團，凡有足够的理智能看到這一個問題底嚴重性，能理解到我國底命運繫於對這問題之勝利解決者，我們要把他們團結起來。

「不論何人，凡拒絕擁護和實現德黑蘭協定及英蘇美的聯合而奮鬥者，我們必須準備與他決絕，不論何人，凡為實現這一聯合而奮鬥者，我們必須準備向他伸出合作與友誼的手。」如果摩爾根擁護這一聯合，並為它而奮鬥，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是很願在這一點上與他握手，並和他協力，以實現它。階級的區分與政治的分派，現在除了是反應這一問題的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之外，是沒有意義的了。」（布利治波特演講，『共產主義者』一九四四年一月份第一頁）

白勞德的關於摩爾根的這一句話，引起了美國共產黨黨員們的很猛烈的反對。白勞德對中央委員會底中央全會解釋這個主張底意思說到：

「我並不是在口頭上取消階級的分歧，但我是反對把『階級對階級』當作政治口號作為我們在下一時期的政治分野之指導。我用象徵的說法講到摩爾根，把他作為一個階級的代表，而不是作為一個個人——作為一個個人，我是完全不知道他的。」（『德黑蘭與美國』第二十四頁）

照白勞德所指出，一個廣大的全國的團結一致之建立，是預先假定了共產主義者將成其一部份，如是，共產主義的團體就必須與更重要很多的潛力量成立長期的聯盟。從這些理由，白勞德得到這樣的結論，即美國的共產主義的團體應改其名稱，丟棄『黨』這個字，而採用另一個更精確地反映其所扮演的角色的，照他的意思，更切合美國政治傳統的名稱。

白勞德提議新組織稱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這個協會不以政黨的資格插入傳統的美國兩黨制度中，這即是說在選舉上不提出候選人，不加入民主黨，也不加入共和黨，但將工作以在一切政黨之內組織一個廣泛的、進步的、和民主的運動。

在他的對美國共產黨底中央委員會底中央全會之報告中，白勞德詳細講到美國戰後國民經濟或經濟問題，並在與各個不同階級底合作與團結之基礎上解決這些問題。白勞德指出，美國的商業家、工業家、金融家和甚至反動的組織並不承認美國在戰後有新的經濟恐慌之可能性，相反的，他們全部認為美國國民經濟在戰爭之後能够保持戰時相同的生產水準。

可是問題是在於從戰時經濟活動轉入平時生產之過程中，和在於現在美國政府為戰爭需要而購買的九百萬萬美元的貨物由本國和外國的市場來吸收。關於此點，白勞德說，德黑蘭會議之決定使得美英之爭奪外國市場的鬥爭有克服之可能，並說美國政府與其偉大盟國成立協定，再由有關的國家之參加就能够建立一些極巨大的經濟組合，來發展歐洲、非洲、亞洲和美洲的落後地區和戰爭所蹂躪的地區。

關於擴大國內市場使其能吸收價值九百萬萬美元的貨物底一部份，白勞德提議把普通的銷費者底購買力增加一倍，特別是增加工資。

「馬克思主義者將不提出任何形式的對立的口號來反對『自由企業』的口號，因而幫助了反動派。如果任何人寫與把美國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稱之為『自由企業』，我們認為也可以。我們坦白的宣佈說，我們願意協力使這資本主義在戰後時期進行很有效率而人們的負擔又減至盡可能最小限度。」（『德黑蘭與美國』第二十二頁）

白勞德進而宣稱，舉行一種以反對獨占和大資本的口號為基礎的政策，已再也不能求得全國的團結一致了。

「今天認真談論對獨佔資本加以劇烈的控制，朝着其推毀而努力，並不管獨佔資本是否願意強迫實施，——這種講法，只是建議立刻過渡到社會主義去之另一講話方式罷了。」（『德黑蘭與美國』第二十三頁）

白勞德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演說中，企圖以『理論』的論據來証明美國共產黨之改變戰略是應當的，他也發表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在現在的條件之下的應用。

白勞德以為美國共產主義者之宣佈共產黨解散與成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是沿着正確的道路走的，對於問題之解決法是沒有範例的，以實例指示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應如何應用於實際。

「馬克思主義決不是一本教條，開列一些我們必不能幹的事，而不管新的發展和新的情勢。不是告訴我們什麼事不能做，而是告訴我們如何幹新的事，歷史所定為必然的不可缺的任務的事。馬克思主義是行動的學說，不是行動禁止的學說，所以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積極的、行動的、創造的力量，之所以是這麼強大的社會力量，正是因為它是一個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以活生生的現實為其出發點，它總是以過去的科學和知識為基礎去對付現在的和未來的新的、前所未有的問題；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創新的（照根基本的意義說）。

「我們比以前更有這一任務，即使我們自己在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傳統中振闢一新，完全擺脫教條主義的和圖案式的處理問題方法底最後的殘餘。

「誠然，依照過去的一切教科書，我們是離開了，正因為我們的教科書沒有一本預見或預言世界在社會主義的總降臨之前有一個和平關係的長時期。」（『德黑蘭與美國』第四三——四五頁）

白勞德所指出個大概要的新的政治路線在美國共產黨的主要戰士中只有幾個人反對。在共產黨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起來講話劇烈反對白勞德的是美國共產黨主席福斯特與東部賓西法尼亞區書記中央委員達爾西。

福斯特在兩個文件中發表他與白勞德不同的意見——在他致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的一封信和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全國委員會非常委員會他的閉幕演說中。

在這兩個文件中，福斯特批評白勞德關於美國獨佔資本主義性質之改變、戰後經濟發展的前途、以及白勞德在大總統選舉問題所採取的立場之理論上的命題。

福斯特在其二月八日的演說中也攻擊了那些根據白勞德底論斷而建議在戰後時期反對罷工。

（下接第三版）

波茨顿会议结束 三国发表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七项……以与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及芬兰……下：（一）设立五国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将于九月在伦敦举行……和约。（二）……德国……决定……完全解除德国武装……消除或控制德国一切工业……争罪犯。（三）……使德国赔偿它对联合国家所造成的损失与苦难……火限度，由盟国接管德国的工业、资本……装备。（四）由盟国……队与商船。（五）将哥尼斯堡及其附近地区割予苏联。（六）……结解决以前，波兰西部边界暂时扩展……但准包括在内。（七）……在战争期间仍守中立的国家均有资格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唯有西班牙例外，因西政府曾与德国合作而缺乏必须的资格。

渤海选人民代表 首途赴延

新华社山东五日电：渤海区出席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已于日前赴延。渤海讯：……边区政府……后，渤海各地……一致……七月中旬，各……四百余人先后到……正式开始选举……进步人士……也有地主、富农。他们争先恐后的发表演说，向大会报告……被选为代表的条件及斗争的历史……选为正式代表……

[illegible]

英外交部宣布 英美商讨攻日细则

新华社延安五日电：路透社讯，英国外交部三日晚发表下列声明：……在波茨顿会议期间，英美参谋长……日开会……以完成英美军队在对日作战细则……完成对日本陆海军及在……后可能日期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帮放日本占领区域的任务……

……空队对日本本土的第二大轰炸……目标有八五千……户、户山……四城及川崎的石油设备。按八九千……东京……

库兹涅茨克劳动者 总结半年生产成绩

新华社延安四日电：塔斯社莫斯科讯，……库兹涅茨克……劳动人民致大元帅斯大林的报告，总结他们今年上半年的成绩……一九四四年……

军直及边区机关学校 举行八一纪念会 谭副主任讲话

晋察冀边区讯：军区部队，除正在执行战斗任务的以外，一律放假一天，开会庆祝……八路军、新四军……

冀晋纪念会上 赵司令员报告扩大解放区 王昭同志报告干部问题

「八一」纪念日冀晋区……

（我军与敌伪比例，民兵与军队力量起了重大变化）

論美國共產黨的解散

（[illegible]）

但在這團結之前夕，[illegible]特別[illegible]解散共產黨。「在[illegible]共產黨[illegible]白勞德[illegible]美國[illegible]，這[illegible]了[illegible]決定作，再[illegible]美國[illegible]的[illegible]團一個[illegible]而且[illegible]經過這樣[illegible]「勝利及以後」的話，並將在一切階級和平合作[illegible]中，美國的[illegible]任何作用。」（福斯特致全國委員會委員信）

福斯特[illegible]激烈的批評[illegible]指出美國[illegible]活動[illegible]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幾個最基本的原則。

「據我看來，白勞德[illegible]，是根據於[illegible]界資本主義危機底加深。[illegible]白勞德同志[illegible]已大大的被戰爭所削弱，但他的[illegible]最高[illegible]少[illegible]照福斯特的意見，世界資本主義能夠期望一定有一個[illegible]特在戰時所達到的生產[illegible]，[illegible]戰後將[illegible]問題，那就[illegible]美國[illegible]主義能如此也是[illegible]斷特別沒有減少[illegible]國的預要[illegible]，可是他認為如果[illegible]本主義階級性質有所改變，以為德黑[illegible]了階級鬥爭，如白勞德所說的那樣，那[illegible]的幻想。[illegible]本主義和平共居[illegible]已經變成進步的[illegible]是今後能夠沒有保留的把他和於全國的團結一致之內，來實現德黑蘭會議決定所開闢的遠景[illegible]。

福斯特主張：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底階級性質是反動的，這就是為什麼不可能與他成立全國的團結一致之緣故。這些集團之劇烈致擊民主的羅斯福政府，這難道不是提供了一個確實的證據嗎？在那時節之後，有誰能夠懷疑美國的獨占資本是德黑蘭協定的敵人而不像白勞德所想那樣是德黑蘭的友人呢？

這種個觀點之危險，就在於我們熱切要得人家對德黑蘭協定之擁護，會跨入於企圖[illegible]工人階級的尾巴是社會民主黨或者受他們之影響，跟着大資產階級的尾巴是社會民主黨的錯誤。我們必須留心去避免此種錯誤。」（福斯特致全國委員會委員信）

福斯特批評白勞德對全國製造家協會之歸依。照福斯特的意見，全國製造家協會是美國[illegible]最反動的組織之一，可是白勞德以為他必須被威逼[illegible]的某些經濟方策，[illegible]的後受共中心口號：「自由的私人企業」的口號[illegible]。在是[illegible]反動的[illegible]政策和反對的。還有，白勞德期望工人[illegible]分之一百，要美國獨占資本家和他一樣好心腸而對他們說：「你們一定要我得解決，俾使其工廠繼續開工」。說了這些話，福斯特宣稱：

「照我的意見，[illegible]一個許[illegible]樣的一個主張，就使只是臨時的，對於工人運動將為一大災[illegible]

害，從一個人皆知的錯誤的觀念——即認為美國獨占資本主義能夠[illegible]演進步的角色——出發，白勞德同志對於[illegible]企業所[illegible]的一切建議都[illegible]以說，可是共產黨所[illegible]受的只有一種政策，即傾向於在現在和戰後[illegible]家。白勞德之[illegible]各階級的合作，在[illegible]工會會員的思想中散[illegible]了尾巴主義的錯誤的幻想，[illegible]工會的任務在於[illegible]組成[illegible]的政策，[illegible]大資本[illegible]接受之。」

福斯特[illegible]關於獨占資本扮演進步的角色之一切[illegible]。福斯特說：美國在戰爭之後，將成為在戰爭中一個強大的國家，工業巨頭們將[illegible]於專斷的行為[illegible]，而不是[illegible]一個進步的[illegible]。他又說：我們很[illegible]他們會有一個進步的綱領。

「就大多數的金融資本而言，從過去的嚴酷的經驗[illegible]，在整個的戰爭期所走的路線是不正當的本利，而且開始，直接[illegible]計劃的國內的和國外的方面，尤其是國內的方面。這些份子[illegible]然不顧美國的[illegible]，他們卻的確是不出力[illegible]條件投降政策。大概來說，他們認為戰爭底滿意的結果，是與德國反動勢力成立某種談判的和平，而一般的造成一種[illegible]反對一切民主政府混亂的情勢。」（福斯特致全國委員會委員信）

白勞德說，社會主義的問題不是現在這次戰爭的問題。[illegible]提出這個問題，[illegible]國團結一致底純國受了限制。」

福斯特認為白勞德是對的，但[illegible]功將增加民眾對於社會主義之[illegible]，共產黨人[illegible]實，就必須對工人說明，在我們時代的社會主義的發展的重要性及其如何與美國有關，因為否到[illegible]社會主義也能自稱為社會主義的政黨了。

「德黑蘭決定不論在國內的方面或在國防的方面，其執行是需要有最可能廣泛的全國的團結一致，而在其中必須有工人、農民、自由職業者、小商人，和一切將忠心擁護該綱領的資本主義的份子。」（福斯特致全國委員會委員信）

福斯特在致全國委員會的信和他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全國委員會非常會議上的演講，他的對白勞德的路線之批評，引起了到會者的熱烈批評。大部份講話的人們都不贊成福斯特的論據，而擁護白勞德所指出概來的美國共產黨底「新路線」。

福斯特在這次會議上發言反對白勞德。他說，照他的意見，[illegible]福斯特一樣的熱烈的[illegible]對於德黑蘭決定之解釋，而主張請不要把德黑蘭[illegible]認為是對於主要戰後經濟問題之政治協定。

後來中央委員會[illegible]一個委員會，以福斯特為首。這委員會[illegible]，因為據此一建議就把[illegible]開除。因為據決議[illegible]附把一對[illegible]加認識的信分發給黨員，全[illegible]這一派別，並因為他把這封信交給資產階級的報紙。

在全國委員會非常會議之後，白勞德對中央委員會中全會的報告，就在黨的[illegible]組織、在各區大會和黨報上開始討論了。

從經工人日報所登載的消息，在經過討論之後，黨的組織和各區大會一致[illegible]白勞德的建議，而於福斯特他在全國委員會底[illegible]，他[illegible]中央委員會以外的人知道他與白勞德的分歧意見。

美國共產黨的大會召集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聽了白勞德的報告，在這報告中他[illegible]的關於美國政治情況之意見，並為美國共產黨的政策中的新路線之採取。

「在二月十一日，共產黨全國委員會為全國的團結一致，為使共產主義者能在改變了的政治情況中[illegible]最大的貢獻，建設，及對於爭取戰爭勝利和取得持久和平能[illegible]的目的和政[illegible]路，美國共產主義者放棄黨派利益的目的和政[illegible]：」

「為着那個目的，我以全國委員會的名義提議[illegible]中最重要[illegible]以下動議：「我由此動議美國共產黨在通過[illegible]之後，[illegible]立即解散，並[illegible]會為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並[illegible]大會[illegible]」

[illegible]綱領式的序言，在這序言中說：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是一個非政黨的美國人的組織，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在近代工業社會的條件之下，繼續[illegible]傳統。

「它作為美國人民的多數的一個前進的部份，有效[illegible]用民主主義[illegible]決今天的問題，為求[illegible]主義的成就，而反對[illegible]法案和美國共產[illegible]

「它是在一切歷史的最大鬥爭之一個中的[illegible]戰時的需要所決定的形式，它承認由自由的人民[illegible]主義將為進步[illegible]的和更有利的條件，它盼望由民主的[illegible]本主義[illegible]團體[illegible]切人民，不問[illegible]

「它堅信科學的社會主義與[illegible]信仰與[illegible]的經驗的[illegible]優秀的思想，和工人運動百年來[illegible]，證明對於[illegible]一個國家[illegible]進歩的一個將來，[illegible]其私人所有權之間的矛盾[illegible]民主主義的選擇所加以解決，[illegible]義的傳統和性格的形式和方法，[illegible]的教訓……」（[illegible]四七——四八頁）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成立大會通過了一個[illegible]：「全國團結一致以求勝利安全與持久和平」。[illegible]指出[illegible]，和平之非常的[illegible]應用這些[illegible]全國的團結[illegible]必要條件。[illegible]產主義者工人以至[illegible]的宗教的和政治的[illegible]必須[illegible]調了一九四四年選舉的非常重要性，[illegible]是依於這次選舉的，[illegible]所務[illegible]關於[illegible]日益增大。[illegible]議決議案則[illegible]團底政策，[illegible]入民對[illegible]集團[illegible]議決議案然後[illegible]大多數美國人民[illegible]議[illegible]有[illegible]社會主義[illegible]地解決[illegible]的批評。

這就是[illegible]的任務[illegible]存的資本主義制度[illegible]之內提高[illegible]水平之緣故，因此一[illegible]

同[illegible]這些問題，[illegible]如果[illegible]工業不能[illegible]這些任務，[illegible]政府[illegible]

五，繼續[illegible]以法律[illegible]之外，並禁止「第五縱隊」之[illegible]略[illegible]放立[illegible]和平。

[illegible]決議案以[illegible]結束：

「由一[illegible]的[illegible]使工人[illegible]及其[illegible]勝利[illegible]的全國[illegible]，[illegible]盟、產業工人聯合會和鐵路工人[illegible]決的政黨工人政治的創造性和影響，使工人[illegible]府……。

「我們共產主義者以[illegible]於國家的[illegible]，即我們把一切從屬於爭取戰爭勝利[illegible]。」（[illegible]）

除了[illegible]團結之決議案外，共產主義政治協會[illegible]一些其他的決定，[illegible]會團結一致，[illegible]反對反猶太人[illegible]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illegible]

[illegible]特別給：

「在美國的每一個城市和鄉村，我們[illegible]偉大的[illegible]一個[illegible]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illegible]都[illegible]們的人民[illegible]

「[illegible]及其[illegible]大的[illegible]政治的[illegible]人[illegible]自由[illegible]我們的[illegible]們底人民[illegible]都發了。

「[illegible]使我們[illegible]的[illegible]們的[illegible]們的[illegible]——[illegible]大林[illegible]

「一切[illegible]行動，加強[illegible]利之[illegible]心[illegible]以[illegible]和平的[illegible]十年——[illegible]

在成立大會[illegible]一個[illegible]

（下接第四版）

論美國共產黨的解散

（上接第三版）

白勞德在他的演講之中說道：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解散共產黨，放棄一切謀黨派利益之目的和把我們重新組織為非黨派的共產主義政治協會，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是準備也願意與任何美國人之把勝利放在第一位，並擁護我們所說這最低限度綱領，以解決我們的戰後問題與合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與任何其他的政黨聯合，而寧願與一切政黨中的眼光最遠大的人們携手。」（「戰爭與選舉」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八日）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組織章程說明該協會的作用說道：

「關於協會的作用，我們強調說這是：我們在全國的各部的和各地俱樂部的基礎之上的政治底教育或活動的每一方面都增加許多倍，和改進我們必須成為眾所週知的組織的一個團體，由於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使我們對於人民底各種各樣的重要問題都有正確的答案，雖然協會自己是屬於我們各式各樣的組織的事業團體──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互濟的等等團體──而且在這些團體中活動，該會將用自己的名義，對於一切問題和政策，發表它的和主動的發表意見。」（該章程說明錄五五──五六頁）。

自大會以後，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底實際活動是從屬於當時的主要任務，共產主義協會積極參加一九四四年選舉運動。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全國大會全體一致支持羅斯福先生為總統候選人，白勞德和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底其他領袖在他們的演說中，用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名義擁護選羅斯福第四次連任，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底分區各邦組織及各地俱樂部進行積極的選舉宣傳運動，援助羅斯福以及擁護羅斯福的議員候選人。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紐約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召開美國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週年紀念會，白勞德在會上演說說道：

「每一集團不管是如何小，都和每一個人一樣，有同一最高的義務對勝利運其全力的和無數的貢獻，我們必須不只犧牲我們的生命，但我們必須準備犧牲我們的成見，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特殊的利益，我們美國共產主義者曾經首先把這規則應用於我們自己。

「我們知道，希特勒與日本天皇打算在共產主義的問題上分裂聯合國，我們知道，敵人打算在目下選舉中在這個問題上分裂美國，因此準備了我們退出戰爭和訂立一個妥協的和平，所以，從事把共產主義者與共產主義從這次選舉運動中消除掉，使其直接地或間接地不成為一個問題，以此作為我們的特殊地最高的任務。

「為達此目的，我們決不躊躇地犧牲我們在這選舉運動中的選舉權利，不提出我們自己的候選人，我們甚至把共產黨本身解散。我們宣佈說，我們願忠心擁護現存的私人企業制度──這是絕大數美國人所採納的制度──並不提出會稍微危害全國團結之任何建議。我們必須跑進職工會和人民大眾中，坦白地運用我們的所有的影響以確立此一全國團結的政策。我們將運用我們的一切力量在組織工會內趨向於全國的團結一致。

「我以美國共產主義者底代言人的資格能夠代表我們的小集團說，我們此次擁護羅斯福和杜魯門為總統和副總統，我們自己就與我們的國家之利益及其人民的大多數完全成為一體了。

「我們深知羅斯福領導的美國是資本主義的美國，而羅斯福的使命之一就是使美國依然是資本主義的美國。我們知道他能預見的將來，我們只有碰到了大災難才會想將國從此一資本主義前途變為社會主義前途，只有不能進行戰爭獲到勝利，或和平之建立不好及沒有去組織它，或我們陷入於另一個經濟的大危機如胡佛時代底經濟的大危機，才能使美國人民轉向社會主義。

「我們並不要美國碰到災難，即使災難之結局是社會主義，如果我們是要美國碰到災難，我們就要擁護胡佛、杜威和布列克爾等人了。我們要戰爭勝利把軸心國及其衛星國逐出世界，我們要以一個組織得和平百代的世界。

「我們要使我們的經濟充分地工作着，把東西供給一個加了多倍的世界市場，以發展世界的經濟，把東西供給一個擴大了許多的國內市場，以反映出我國的生活程度之提高，並在一個繼續着的全國團結──這個全國的團結將減少和消滅國內的大鬥爭──之中，在秩序之下以合作和民主的方法來解決我們的國內的和階級的關係。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共產主義者如像我們的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先驅在一八六零年和一八六四年擁護林肯一樣，將在一九四四年擁護羅斯福為美國大總統……」

至於白勞德對蘇聯的態度，他極欲使蘇聯在聯合國體系中和在以後擁護戰敗的德國及建立戰後持久的和平之工作中所演的角色。白勞德不只一次強調說列寧和斯大林所建設的蘇維埃國家成為一個把世界從法西斯奴隸制度拯救出來的力量，這一力量是沒有其他力量所能代替的。列寧斯大林主義的智慧使蘇聯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白勞德號召使所有美國人都知道這一偉的智慧。

從組織的觀點來看，共產主義協會底組織是這樣：協會的組織細胞是地方俱樂部；每月開大會一次。在這一次會員大會與下一次會員大會中間，俱樂部所計劃的工作由其委員會進行之，該委員會是由其活動的會員所組成的；地方俱樂部屬於分區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之委員會，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底領導機關是全國委員會，在協會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任期二年；大會所選舉的會長一人及副會長十一人組成協會底永久領導組織。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大會說明，保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為協會組織的基礎；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組織書記威廉遜向大會解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應用時說道：

「我們雖保持共產黨適合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的教育的協會的性質之一個組織機構的最低限度組織，要求我們必須給予下級組織更大的自治，強調了民主是兩面的由下而上和消除了組織底『一切選性』。」（威廉遜講話記錄五八頁）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全國大會通過了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會章。會章中說，每一個願意加入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人，必須遵守其政綱及其路綫。

工人日報解釋什麼人能加入協會時說道：

「我們對新請求入黨者所能要求的，只是他要忠心於一切工人所已應得的諸原則，專心於今天行動的最基本的任務，並加上鎮密和熱心研究馬列主義底理論，使他們成為十足的共產主義者；最重要的是願意在人類反納粹奴役之戰爭中參加作戰和犧牲，這是加入共產主義組織的第一條件。」（[illegible]論文，工人日報一九四四年二月）

在美國共產黨解散時，據白勞德宣佈，有黨員八萬人，在軍隊中的一萬黨員不算在內，照大會的決定，美國共產黨全體黨員是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會員，而必須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以前登記。據工人日報所宣佈，至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為止，已登記的還不到五萬五千人。

我們沒有詳細分析白勞德對美國共產黨之解散與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之成立的全部論點，也沒有對這論點加以駁斥，但是我們能夠從這推求得如下的結論：

（一）在白勞德領導之下所採行的路綫，在實際上其結局是美國工人階級底獨立的政黨之取消。

（二）雖然是有承認馬克思主義底原則之宣言，但我們親眼看到了白勞德及其擁護者對馬克思主義加以修改，這修改見之於主張美國長期階級和平、戰後時期階級鬥爭消滅之可能性和有建立勞資協調關係之可能性。

（三）同盟國政府底德黑蘭宣言是外交性質的文件。美國共產主義者把德黑蘭宣言變成美國戰後時期階級和平的政治綱領，這將大大曲解了德黑蘭宣言的意思，並散佈了危險的幻想，如果對這些機會主義的幻想不給以必要的答覆，就將對於美國工人運動發生消極的影響。

（四）照我們到現在為止所知道的大多數國底的共產黨並不贊成白勞德底主張。有幾國的共產黨（例如南非聯邦共產黨及澳大利亞共產黨）公開出來反對這種主張，但有幾個拉美國底的共產黨（古巴共產黨、哥倫比亞共產黨）認為美國共產主義者底主張是對的，並在[illegible]的方面跑着同一的道路。

事實就是如此，這些就是理解的要素，使我們對於美國共產黨之解散能夠下個判斷。法國共產主義者將不會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底眼光來檢討為美國共產黨底解散所提出的論點。大家可以確定：法國共產主義者和南非聯邦及澳大利亞的共產主義者一樣，將不變成白勞德所採取的政策。因為該政策已很危險地背離了勝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學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學說底嚴格地科學的應用，只能達到一個結論，不是解散美國共產黨，而是在堅決鬥爭，以打敗希特勒德國和毀滅之，在各地反法西斯主義底旗幟之下進行工作，以加強美國共產黨。

美國共產黨員之並沒有全部自動地加入共產主義政治協會這一事實，就顯示出共產黨底解散引起了憂慮，而且這種憂慮是完全正當的。

在美國萬能的托辣斯曾經為劇烈批評底對象，例如大家都知道美國前任副總統華萊士先生曾經譴責這些托辣斯底惡行及其反國家民族政策。

我們在法國也是堅決擁護全國團結的，而且我們在我們的日常活動中表現出來，但我們對於團結的關心並沒有使我們一刻忘記了我們必要整頓我們自己的陣勢以反對托辣斯底人物。

而且我們從白勞德關於獨占企業的國有化問題之主張與他所說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過渡，就可看出他是有些搞不清楚。

獨占企業的國有化決不就是社會主義的成就，這與有些人所想的正相反，要國有化只是民主性質的改良，而社會主義的成就如果沒有先奪取政權是不可能想像的。

美國共產主義者只要在他們國內謀求團結，這是人能了解的，但他們之預期以托辣斯人物底善意，並在假條件下，如像資本主義制度曾經以某種前所未聞的奇蹟法改變其性質似的來解決全國團結問題，這就不易了解了。

照我們底意見，美國共產黨之解散實是沒有任何理由證明其正當的。白勞德對美國資本主義之分析，其時機與矛盾之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運用得當。預言在美國的階級矛盾消滅，這與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理解情況亦無相合之點。至於以必要不直接參加大總統競選來證明解散共產黨對的，這論據並經不起認真的檢討。沒有什麼東西禁止共產黨使其選舉策略適應於某一政治情勢底要求，在最近的選舉中，美國共產主義者之擁護羅斯福總統競選，顯然是對的。但完全用不着為此而解散共產黨。

沒有什麼疑問的，如果不解散美國共產黨而是加強其行動來發展一個熱烈的全國的反法西斯的政策，它必能保持其戰鬥的地位，並大大地擴張其政治影響。相反地，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之成立，只會使工人階級憂慮並使其看不清前途。

法國在幾個月來曾經有一些人多少經過詳細考慮之後，以抵抗運動之團結一致為藉口，提議解散政黨。但我們沒有一人會經想過把這種提議當真的。我們要對抵抗運動所貢獻不是解散黨，相反地是加強黨。至於法國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之想要對美國的團結和人類進步事業有所貢獻，就使他們要擔負起一些任務，這些任務是以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為前提條件。

德黑蘭決定之後來了雅爾塔決定，該決定宣示了要消滅德國法西斯主義，並幫助解放了的人民消滅在各國的法西斯主義殘餘。

已用不着再提起法西斯主義底物質基礎是在於托辣斯，而這次戰爭底偉大目標──消滅法西斯主義──能完成到什麼程度是決定於民主和進步的力量對於產生法西斯主義之經濟的和政治的情況不忽視之程度。

美國共產主義者在世界進步力量與法西斯野蠻主義之間的鬥爭之中，須要扮演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

毫無疑問的，如果他們不解散他們的黨，而是鞏固加強它，使完成為團結美國的最廣泛的民主主義的群眾，時並摧毀法西斯主義──二十世紀的恥辱，那末，他們處於更好的地位來為美國和人類進步的利益扮演這一角色。

美國前副總統現商業部長華萊士先生說得對，我們對國外的法西斯主義作戰而又容忍國內的那些打算把為「只是舊暴政的死亡與新暴政的誕生之間一個喘氣間之強有力的集團底活動。」

雅爾塔決定挫折了這些計劃，但自由底敵人並不除其武裝，他們將只在一切民主和進步底力量行動的前才退卻。

很明顯地，如果白勞德同志像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樣，看到愛好自由的人民在他的歷史這一時代中所碰到的問題底這一重要方面，他就會得到與解散美國共產黨完全不同的結論了。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